



One Hundred  
Classic Works of the  
World Literature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

# 包法利夫人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# 包法利夫人

[法] 福楼拜 著  
李健吾 译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包法利夫人 / (法) 福楼拜 (Flaubert, G.) 著; 李健吾译.  
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1999.6  
(世界文学名著百部)

ISBN 7 - 80094 - 714 - 9

I. 包… II. ①福… 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 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5111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

\* \* \*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1.5 字数 276 千字

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

# 第一部



我们正上自习，校长进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。正在睡觉的学生惊醒了，个个起立，像是用功被打断了的样子。

校长做手势叫我们坐下，然后转向班主任，对他低声道：

“罗皆先生，我交给你一个学生，进五年级<sup>①</sup>。学习和操行要是好的话，就按照年龄，把他升到高年级好了。”

新生站在门后墙角，大家几乎看不见他。他是一个乡下孩子，十五岁光景，个子比我们哪一个人人都高。他的神情又懂事又很窘。头发顺着额剪齐，像一个唱赞美诗的。肩膀不

---

① 相当于初中二年级。

算宽，可是他的黑钮扣绿呢小外衣，在台肩地方一定嫌紧，硬袖的袖口露出裸惯的红腕子。背带抽高了浅黄裤子，穿蓝袜的小腿露在外头，他穿一双鞋油没有怎么措好的结实皮鞋，鞋底打钉子。

大家开始背书。他聚精会神，像听布道一样用心，连腿也不敢跷起来，胳膊肘也不敢支起来，两点钟的时候，下课钟响了，班主任要他和我们一道排队，不得不提醒他一声。

我们平时有一个习惯，一进教室，就拿制帽扔在地上，腾空了手好做功课；必须一到门槛，就拿制帽扔到凳子底下，还要恰好碰着墙，扬起一片尘土；这是规矩。

可是不知道他没有注意到这种做法，还是不敢照着做，祷告完了，新生还拿他的鸭舌帽放在他的两个膝盖上。这是一种混合式的帽子，<sup>①</sup>具有熊皮帽、骑兵盔、圆筒帽、水獭鸭舌帽和睡帽的成分，总而言之，这是一种不三不四的寒伧东西，它那不声不响的丑样子，活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。帽子外貌像鸡蛋，里面用鲸鱼骨支开了，帽口有三道粗圆滚边；往上 is 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子皮，一条红带子在中间隔开；再往上，是口袋似的帽筒，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的帽顶；帽顶蒙着一幅图案复杂的彩绣，上面垂下一条过分细的长绳，末端系着一个金线结成十字形花纹的坠子。崭新的帽子，帽檐闪闪发光。

教员道：

“站起来。”

他站起来：他的鸭舌帽掉下去了。全班人笑了起来。

他弯下腰去拾帽子。旁边一个学生一胳膊肘把它捅下去

---

① 熊皮帽是一种既高且圆的军帽。骑兵盔是一种顶子方而且小的战盔。睡帽是一种编结夹层软帽，尖顶下垂，有坠。

了；他又拾了一回。

教员是一个风趣的人，就说：

“拿开你的战盔吧。”

学生哄堂大笑，可怜的孩子大窘特窘，不知道应该拿着他的鸭舌帽好，还是放在地上好，还是戴在头上好。他又坐下，把它放在膝盖上。

教员继续道：

“站起来，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新生叽哩咕噜，说了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。

“再说一遍！”

全班哗笑，照样听不出他叽哩咕噜说的是什么字母。

先生喊道：

“声音放高！放高！”

于是新生下了最大的决心，张开大口，像喊什么人似的，扯嗓子嚷着这几个字：“查包法芮。”

就听轰的一声，乱哄哄响成一片，强音<sup>①</sup>越来越强，还夹着尖叫（有人号，有人吠，有人跺脚，有人重复：“查包法芮！查包法芮！”），跟着就又变成零星音符，好不容易这才静了下来。笑声堵是堵回去了，可是有时候还沿着一排板凳，好像爆竹没有灭净了一样，又东一声，西一声，响了起来。

不过由于全班大罚功课，教室秩序逐渐恢复了；教员最后听出查理·包法利这个名字<sup>②</sup>，经过默写、拼音、再读之

---

① 渐强是音乐术语。

② 包法利 (Bovary) 含有“牛”意。1870年3月20日，作者致函柯尔女 (Cornu) 夫人，说：“我根据布法赖 (Bouvaret) 这个姓，拟造出来包法利这个姓。”作者似乎看中了这个含有“牛”意的姓，晚年又拿这个姓变化成“布法尔” (Bouvard)，参看他的长篇遗作《布法尔与白居易》。

后，立刻罚这可怜虫坐到讲桌底下的懒板凳。他立直了，可是行走以前，又逡巡起来。

教员问道：

“你找什么？”

新生向四围左张张，右张张，怯生生道：

“我的鸭……”

教员喊着：

“全班罚抄五百行诗！”

一声怒吼，就像 Quos ego<sup>①</sup> 一样，止住新起的飓风。

“不许闹！”

教员从瓜皮帽底下取出他的手绢，一边揩额头的汗，一边气冲冲接下去道：

“至于你，新生，罚你给我抄二十遍动词 Ridiculus sum。<sup>②</sup>”

然后声音变柔和一些：

“哎！你的鸭舌帽，你回头会找到的；没有人偷你的！”

人人又安静下来，头俯在笔记本上。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小时，尽管笔尖不时弹出一个小纸球，飞来打他的脸，可是他揩揩脸，也就算了，低下眼睛，一动不动待到下课。

夜晚他在自习室，从书桌里取出他的套袖，把东西理齐，小心翼翼，拿尺在纸上打线。我们看见他学习认真，个个字查字典，很是辛苦。不用说，他就仗着这种意志坚强的表现，才不降班；因为他即使勉强懂了文法，造句并不高明。他的拉丁文是本村堂长开的蒙，父母图省钱，尽迟送他上中学。

---

① Quos ego 是“我要”的意思，见于维吉尔的史诗“阿奈德”第一章第一三五行，是海神威吓飓风的话。

② Ridiculus sum，拉丁文，意思是“是可笑”。

他的父亲查理·代尼·巴尔道劳麦·包法利先生，原来当军医副，1812年左右，在征兵事件上受了牵连，被迫在这期间离职，当时就利用他的长相漂亮，顺手牵羊，捞了六万法郎一笔嫁资；一个帽商姑娘爱上他的仪表，给他带过来的。美男子，说大话，好让他的刺马距发响声，络腮胡须连髭<sup>①</sup>，手指总戴戒指，衣服要颜色鲜艳，外貌倒像一个勇士，说笑的兴致却像一个跑外的经纪人。结婚头两三年，他靠太太的财产过活，吃得好，起得迟，用大磁烟斗吸烟，夜晚看过戏才回家，常到咖啡馆走动。岳父死了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来；他生了气，兴办实业，赔了些钱，随后退居乡野，想靠土地生利。可是他不懂种田，正如不懂织布一样，他骑他的马，并不打发它们耕地，一瓶一瓶喝光他的苹果酒，并不一桶一桶卖掉，吃光院里最好的家禽，用他的猪油揩亮他的猎鞋，不久他看出来，顶好还是放弃一切投机。

所以他一年出两百法郎，在苟和毕伽底<sup>②</sup>交界地方一个村子，设法租了一所半田庄半住宅的房子；他从四十五岁起，就闷闷不乐，懊恼万分，怪罪上天，妒忌每一个人，闭门不出，说是厌恶尘世，决意不问外事。

他的女人从前迷他，倾心相爱，百依百顺，结果他倒生了外心。早年她有说有笑，无话不谈，一心相与，上了岁数，她性子就变得（好像酒走气，变成酸的一样）别别扭扭，噉噉喳喳，急急躁躁的。她看见他追逐村里个个浪荡女人，夜晚不省人事，酒气冲天，多少下流地方叫人把他送回家来！她受尽辛苦，起初并不抱怨，后来自尊心怎么也耐不

① 络腮胡须盛行于浪漫主义时期。

② 苟（Caux）是塞纳河河口以北沿海高原地区，在诺曼底北部；重要商港，南有哈佛尔，北有第厄普；属塞纳河下游州，州的首邑是鲁昂。苟地出产麦、苹果，农民兼营牧畜。过苟西北，便是毕伽底（Picardie），属另一州。



下去了，索性不言语，忍气吞声，一直到死。她奔波、忙乱得一刻不停，去见律师们，去见庭长，想起期票到期，办到了缓付，在家里又是缝缝补补，洗洗熨熨，监督工人，开发工钱，而老爷无所事事，始终负气似的，昏天黑地挺尸，醒转来只对她说些无情无义的话，在炉火角落吸烟，往灰烬里吐痰。

她生了一个男孩子，必须交给别人乳养。小把戏回到家，惯得活像一个王子。母亲喂他蜜钱；父亲叫他赤脚跑，甚至于冒充哲学家，说他可以学学幼畜，全身光着走路。他对教育儿童有一种男性理想，所以排斥母亲的影响，试着按照这种理想训练，用斯巴达方式，从严管教。他打发他睡觉不生火，教他大口喝甘蔗酒和侮辱教堂行列。可是小孩子天性驯良，辜负了他的心力。母亲总把他拖在身边，帮他剪裁硬纸板，给他讲故事，喋喋不休，一个人和他谈古道今，充满了忧郁的欢乐和闲话三七的甜蜜。日子过得孤零零的，好胜心思支离破碎，她把希望统统集中在这孩子身上。她梦想高官厚禄，看见他已经长大成人，漂亮，有才情，成了土木工程师或者法官。她教他读书，甚至于弹着她的一架旧钢琴，教他唱两支小恋歌。可是包法利先生不重视文学，见她这样做，就说：“不值得！”难道他们有钱让他上公家学校，给他顶进一个事务所<sup>①</sup>或者盘进一家店面？再说，“一个人只要蛮干，总会得意的”。包法利夫人咬住了嘴唇，孩子在村里流浪着。

他跟在农夫后头，拾起碎土块，赶走飞来飞去的乌鸦。他吃沿沟的桑椹，拿一根竿子看守火鸡，收成期间翻谷子，在树林里跑来跑去，雨天在教堂门道玩造房子，遇到盛大节

---

<sup>①</sup> 指律师、公证人事务所。

日，就央求教堂听差，代他敲钟，为的是整个身子吊住粗绳，上下来回摆动。

所以他长的如同一棵栎树，手臂结实，肤色健康。

十二岁上，母亲给他争到开蒙，请教堂堂长教。可是上课的时间，又短，又不固定，不起什么作用。功课不是忙里偷闲，站在圣衣室，匆匆忙忙，赶着行洗礼和出殡之间教，就是在做晚祷以后，堂长不出门，叫人把学生找过来教。他们上楼，到他的房间坐下；蚊子和蛾子兜着蜡烛飞翔。天气热，孩子睡着了；老头子手搭在肚子上，昏昏沉沉，跟着也就张开嘴，打起鼾来。有时候，堂长给邻近病人做临终圣事回来，望见查理在田地撒野，喊住他，开导他一刻钟，利用机会，叫他在树底下变化动词。落雨了，或者过来一位熟人，打断他们。其实他一直对他满意，甚至于说：年轻人记性很好。

不能让查理这样下去。太太下了决心。老爷惭愧了，或者不如说是疲倦了，不抗拒就让了步。他们又拖了一年，等孩子行过他的第一次圣体瞻礼。

一晃又是半年；第二年这才决定把查理送进鲁昂的中学。约摸十月梢，赶着圣·罗曼集时期<sup>①</sup>，父亲自己带他来。

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当时的情形。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男孩子，游戏时间玩耍，自习时间用功，在教室听讲，在寝室睡得好，在饭厅吃得好。他的保证人是手套街一位铜铁器皿批发商，星期天铺子不做生意，每月一次，把他接出来，打发到码头散散步，看看船，然后一到七点，晚饭之前，送回学校。每星期四夜晚，他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

---

① 圣·罗曼 (Saint Romain) 是七世纪鲁昂主教，节日是 10 月 23 日，举行各种市集。这是鲁昂最大也最著名的市集，前后共有二十五日。

长信，拿三块小圆面团子封口；随后他就温习历史笔记，或者读一本扔在自习室的《阿纳喀尔席斯》<sup>①</sup>老书。散步中间，他和校工闲谈，校工像他一样，是乡下来的。

他靠死用功，在班上永远接近中等，也一直保持下来；甚至于有一次，他考博物，得到表扬。但是临到第三学年<sup>②</sup>末尾，父母叫他退学读医，深信他单靠自己，就会得到学位。

母亲到洛拜克河附近相识的染匠家，给他在五楼挑了一间屋子。她讲定他的房饭钱，拿来几件木器：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另外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，还买了一个小生铁炉子和一堆劈柴，为她的可怜孩子取暖用。随后她待过一星期，再三叮咛他正经作人，今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这才回乡。

布告牌上的课程表，他一念，就觉得头昏脑闷：解剖学、病理学、生理学、药理学、化学、植物学、诊断学、治疗学，还不提卫生学、药材论，没有一个名词他晓得来源的，一个一个全像庙门，里面庄严而又黑暗。

他完全不懂；听也白听，他跟不上。可是他用功，他有成本的笔记。他每课必上，一次实习不缺。他听完一天的乏味功课，好像拉磨的马一样，两眼蒙住，兜着一个地方转，不知道磨了些什么。

母亲要他省钱，每星期托邮车给他带来一块灶火烤的小牛肉，他上午从医院回来，一边鞋底打墙，一边拿它就午饭吃。用过午饭，他该朝教室、解剖室、救济院跑了，然后穿

---

① 《阿纳喀尔席斯》(Anacharsis)是一本游记(1778)，叙述古代西徐亚人阿纳喀尔席斯，到希腊考查风物，访问当时所有的名流。作者是巴尔代莱米(Jean Jacques Barthélemy; 1716-1795)。

② 相当于高中一年级。

过一条又一条街，回到住所。他用罢房东的非薄晚饭，又上楼回到房间，埋头用功，他的湿衣服当着熊熊的炉火，直在身上冒汽。

夏季黄昏美好，郁热的街巷空空落落，女佣人在大门口踢毽子，他打开窗户，胳膊肘靠在上头。小河<sup>①</sup>在他底下流过桥和栅栏，颜色发黄、发紫或者发蓝，把鲁昂这一区变成一个破旧的小威尼斯。有些工人，蹲在岸边，在水里洗胳膊。阁楼顶撑出去的竿子，晾着成把的棉线。从对面房顶望过去，一轮西沉的红日，衬着一片清澄的天空。那边<sup>②</sup>该多好啊！山毛榉底下要多凉爽啊！他张开鼻孔去吸田野的清香味道，但是没有吸到。

他瘦了，个子长高了，脸上显出一种哀怨的表情，几乎惹人好感了。

早先下的决心，自然而然，他就漫不经心，统统丢到脑后。他有一次不实习，第二天不上课，尝出了偷懒味道，索性渐渐不去了。

他养成坐酒馆的习惯，爱上了牙牌。每天夜晚，钻进一家肮脏的赌窟，在大理石桌上，掷着有黑点的小羊骨头；他觉得是他得到自由的一种珍贵凭据，提高他对自己的尊重。这就像初入社会，初尝禁脔一样；他往里走，将手放在门的扶手上，心头兜起一种近乎肉感的喜悦。于是心里许多被压抑的东西冒出来了：他学会几个小调，唱给女伴们听，迷上

---

① 洛拜克河(L' Fau de Robec) 流过鲁昂东区，带了染坊、硝皮作的排泄物，流进阴沟。它的两岸是鲁昂最贫困、最龌龊的城区。1930年后，这条臭河填掉。

② “那边”指他的乡村。

了贝朗瑞<sup>①</sup>，能调五味酒，最后，懂得了爱情。

多亏这些准备工作，他当医生的考试<sup>②</sup>，完全失败。当天黄昏，家里等他回来，庆贺他当上了医生！

他一路走去，在村口停住，托人找母亲出来，一五一十，讲给她听。她原谅他，把失败推到考试人员身上，说他们不公道，勉励了他两句，负责安排一切。五年以后，包法利先生这才知道实情；过去的事，他也就由它去了，再说，他不能设想他生出来的孩子会是蠢才。

于是查理埋头用功，坚持不懈，预备他的考试项目，事先记住全部问题。他录取了，分数相当高。这对他的母亲，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喜日子！他们大摆酒宴。

他到什么地方行医呢？道特<sup>③</sup>。那边只有一个老医生。许久以来，包法利夫人就盼他死，老头子还没有卷铺盖，查理作为继承人，就在对面住下了。

但是把儿子教养成人，让他学医，帮他在道特挂牌行医，还不算完：他需要一位太太。她给他找到一位：她是第厄普一个承发吏的寡妇，四十五岁，一年有一千二百法郎收入。

杜比克夫人尽管长得丑，像柴一样干，像春季发芽一样一脸疙瘩，可的确不缺人嫁。包法利太太为了达到目的，不得不一个一个挤掉，甚至于有一个卖猪肉的，有教士们撑

---

① 贝朗瑞 (Béranger, 1780-1857) 是法国民歌诗人，反对宗教和王室复辟，所作民歌，风行社会各阶层。

② 1820年，共和政府颁布法令，凡学生年届17岁，读完第三学年，虽无医学博士学位，只要在普通医学校考试及格，便取得乡间行医资格。1892年11月30日取消。

③ 道特 (Tostes) 在鲁昂与第厄普之间，正东不远，即小镇圣·维克道 (Saint-Victor)。

腰，她也别出心裁，破坏了他的诡计。

查理满以为结过婚，环境改善，他就自由了，身子可以自主，用钱可以随意。然而当家作主的是他的太太；他在人面前，应该说这句话，不应该说那句话；每星期五吃素；顺她的心思穿衣服；照她的吩咐逼迫不付钱的病人。她拆他的信，窥伺他的行动，隔着板壁，听他在诊室给妇女看病。

她每天早晨要喝巧克力，要他一个劲儿疼她。她不住口抱怨她的神经、她的肺、她的气血。脚步声音刺激她；人走开了，她嫌寂寞；回到身旁，不用说，是为了看她死。查理夜晚回来，她从被窝底下伸出瘦长胳膊，搂住他的脖子，要他在床沿坐下，开始对他诉说她的苦恼：他忘掉了她，他爱别人！人家先前同她讲过的，她会不幸的；说到最后，她为她的健康，向他要一点甜药水，再多来一点爱情。



有一天夜晚，约摸十一点钟，来了一匹马，当门停住，响声吵醒他们。女佣人打开阁楼天窗，问明下面街上一个男子的来意。他带了一封信来请医生。娜丝达席打着寒噤，走下楼梯，一道又一道，开锁，拔门闩。来人下了马，跟着女佣人，一直上来。他从他的灰冠子毡帽，取出一封旧布包着的信，小心翼翼，呈上查理。查理拿胳膊肘支住枕头看信。娜丝达席在床边举着灯。太太害羞，脸转向墙，露出后背。

这封信用一小块蓝漆封口，求包法利先生立刻就来拜尔斗田庄，接一条断腿。可是从道特到拜尔斗，经过长镇和圣

·维克道，走小路也要十足六古里<sup>①</sup>。夜晚黑漆漆的，少奶奶担心丈夫遇到意外。所以决定，厩夫先打前站。查理等月亮上升，三小时后动身。那边派一个小孩子迎他，帮他指点田庄道路，开栅栏门。

早晨四点钟左右，查理披好斗篷，向拜尔斗出发。人刚离开暖被窝，还迷迷糊糊的，由着牲口的安详脚步，颠上颠下。靠近田垄，掘了一些荆棘围着的窟窿，马走到前面不走了，查理身子一耸，惊醒过来，立时想起断腿，试着记忆他知道的种种接骨方法。雨已经不下了；天开始发亮，有些鸟动也不动，栖在苹果树的枯枝上，晨风峭厉，敛起它们的小小羽毛。平原展开，一望无际，田庄周围，一丛一丛树木，远远隔开，在这灰灰的广大地面，形成若干黑紫点子。地面在天边没入天的阴暗色调。查理不时睁开眼睛，后来精神疲倦，又困上来了，没有多久，坠入一种昏迷境界，他的新近感觉和记忆混淆了，看见自己变成两个：同时是学生，又是丈夫，就像方才一样躺在床上，又像往常一样走过一间手术室。在他的意识上，药膏的热香和露水的清香混合起来了；他听见床顶铁环在帐杆上滑动，太太睡着……走过法松镇，他望见沟沿草地坐着一个小男孩子。

小孩子问道：

“你是医生吗？”

查理回答一声“是”，他拿起木头套鞋，就在前面跑开了。

路上听向导谈话，医生理会：卢欧先生一定是一位最富裕的农民。昨天黄昏，他在邻居家里“过三王”<sup>②</sup>，回来摔

---

① 一古里 (lieue) 合 4.4445 公里。

② “过三王”是过“三王节”的意思，节日在 1 月 6 日。

断了腿。太太死去两年，身边只有他的“小姐”，帮他料理家务。

车辙更深了。他们到了拜尔斗。就见小孩子钻进一个篱笆窟窿，不见了，过后由一座院子紧里回来，开开栅栏门。马走湿草地，朝前滑溜；查理弯着腰，在树枝底下过。看门的狗在狗舍拉起链子吠叫。他走进拜尔斗，马一害怕，来了一个大闪失。

这是一家外表殷实的田庄。马厩敞开，从门上望过去，就见耕田的大马，安安静静，吃着新槽的草料。沿房有一大堆肥料，直冒水汽，五六只孔雀——苟这地方田家的奢侈品，站在上头，在母鸡和火鸡当中，啄东西吃。羊圈长长的，仓库高高的，墙光溜溜的，就像人手一样。车棚底下放着两辆老大的大车、四把犁，还有鞭子、套包、全副马具，楼上谷仓落下浮尘，污了马具的蓝羊毛。院子越上越高，种着行列整齐的树木，池塘附近，响彻一群鹅的欢叫。

一个年轻女人，穿着镶了三道花边的“麦里漏斯”<sup>①</sup>蓝袍，来到房门口，接住包法利先生，让到厨房坐。厨房生着旺火，伙计的早饭，盛入高低不齐的小闷罐，在四周沸滚。灶头烘着几件湿衣服。铲子、钳子、吹筒，都大的不得了，明晃晃的，好像钢一样发亮，沿墙摆了许多厨房器皿，大小不等，映着通红的灶火和从玻璃窗那边射进来的曙光。

查理上到二楼去看病人，就见他躺在床上，蒙着被窝出汗，睡帽扔得老远。他是一个五十岁矮胖子，白皮肤，蓝眼睛，秃额头，戴耳环。旁边有一张椅子，上面放着一大瓶烧酒，不时喝一口，给自己打气；可是他一看见医生，就意兴索寞了，十二小时以来，他一直都在咒天骂地，如今却轻轻

① 麦里漏斯 (mérinos) 是西班牙优良羊种的细毛织品。



哼唧起来。

腿伤简单，情形并不复杂。查理作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容易。他于是想起师长在病床旁边的姿态，用各种好话安慰病人，——外科医生的温存，就像抹手术刀的油一样。人到车棚底下找来一捆板条，当夹板用。查理挑了一块，劈成几小块，用碎玻璃磨光了，同时女佣人撕开床单作绷带，爱玛小姐试着缝小垫子。父亲嫌她找针线盒找久了，一不耐烦，说了她两句；她没有顶嘴，不过，缝的时候，扎破手指头，后来就放在嘴里嚼。

指甲的白净使查理惊讶，亮晶晶的，尖头细细的，剪成杏仁样式，比第厄普的象牙还洁净。其实手并不美，也许不够白，关节瘦了一点；而且也太长了，周围的线条欠柔。她美在眼睛：由于睫毛缘故，棕颜色仿佛是黑颜色。眼睛朝你望来，毫无顾虑，有一种天真无邪的胆大的神情。

包扎完了，卢欧先生亲自邀医生，在走前“用一口东西”。

查理下楼，来到底层厅房。里头有一张华盖大床，挂着印花布帐子，帐子上画了土耳其人物<sup>①</sup>；床脚放一张小桌，摆了两份刀叉和几只银杯。他闻见蝴蝶花和面窗的栎木高橱发散出来的湿布气味。角落靠地，直挺挺排了几袋小麦。它们是附近谷仓多出来的。有三层石头阶通到谷仓。墙上裱糊的绿纸受潮，剥落了；黑铅画的米奈尔如<sup>②</sup>头像，装饰房

① 中东形象曾经风行一时，但在小说期间，已将近过时。

② 米夸尔如 (Minerve) 是古罗马文艺女神，亦即古希腊的雅典那女神。